

《宗教与世界》丛书

基督教与文化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T.S. 艾略特著
T.S. ELIOT



四川人民出版社

基督教与文化

T. S. 艾略特 著

杨民生 陈常锦 译

汪 涠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成都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T.S.Eliot

根据纽约布雷斯·哈考特与世界出版公司194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涠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凌志云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基督教与文化

T.S.艾略特 著

杨民生 陈常锦 译 汪 涠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 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49千

1989年7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3次印刷

ISBN7-220-00548-2/B·42 印数6,200—9,200

定价：4.40 元

DH82/11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上。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掣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

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三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

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 于北京

中译本序

这本小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它的作者——20世纪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T.S.艾略特(T.S.Eliot, 1888年—1965年)诞生100周年，同时也是他荣获诺贝尔奖金40周年。能以这个粗糙的译本参加世界各地纪念他的活动，我们惶恐之余，倍感荣幸。

对这位誉满天下的人物，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一些重要诗作和文学评论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很多读者对之已耳熟能详，有些人甚至已口能成诵了。然而，在我国恐怕很少人了解：艾略特在文学活动之外，对于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等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宗教，对于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精辟的洞见。而这些东西，就相当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各种传略经常提到的这部小书里。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中，我们会发现，他的诗作后面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神学；他作为现代诗人的热情，不是有人以为时髦的“自我中心”的

感情，而是关切人类的催人泪下的激情；他作为世界性诗人的思想高度，不只是从历史角度通观人类文明，而且包含了超越此世的成分，他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竟是一种要回答“人类为何降生？人类必将何往？”的宗教性角度。与此同时，他在这里所表现的，不仅有对西方社会危机先知般的预见，对其前途溢于言表的忧虑，不仅有超越政治经济层次而深入于精神理想层次的想象力宏富的规划，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于社会和政治（包括地区、阶级、改革、革命、政治实践与理论、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以及习俗和人心、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竟有如此细致入微的洞察和鞭辟及里的分析，所提出的设想又是如此切合实际而不流于空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学者或文化学者式的清明理智，同诗人或改革家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热情融合在一起。这的确使我们了解了诗人的另一面。

当然，艾略特在考察西方社会时，是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这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相去甚远，更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背道而驰。而且他所谈的西方世界的问题，毕竟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他认为西方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主要是自身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否定，表现出诗人思想激进的一面；但他又认为，西方社会唯一的出路，是建设他所设想的那种基督教社会，并保持西方社会的精神目标和精神活力，这种宗教观点又显示出他的思想中保守的倾向。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入木三分地批判了西方所谓“自由主义”和“民主国家”的妄自尊大。对于艾略特的这么一个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复杂整体，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仔细分

析，其中有些观点，我们可以赞成，有些观点，我们可以批判；有些观点则可引以为鉴。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对于我国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化讨论，尤有借鉴作用。艾略特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见诸于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之中”。但文化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正如人不是其肢体的简单总和一样。文化是作为精神的宗教的体现，所以宗教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促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产生共同文化的主导力量，就是宗教。”与此相关，他认为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是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你才能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这些话虽有夸大宗教作用之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说，但它至少提醒我们：研究文化不能不研究宗教，研究西方文化，更不能不研究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就是其中之一）认为代表了它的精神实质的那个核心——基督教。有些人大谈伏尔泰和尼采如何攻击基督教，却闭眼不看这两个人思想中基督教的因素和渊源，艾略特在此提醒我们：“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产生伏尔泰和尼采”。

艾略特还形象地指出，文化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棵树，因此不能设计制造。“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颗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与此相关，他主张文化的多元化或多样性，反

对用行政手段强使各个地区、各个教派、各个阶层、各种教育形式齐一化。同时他并不反对，而且倡导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那种自愿闭关自守的民族文化，或者那种因其不能控制的环境所造成的同其他国家的文化相隔绝的民族文化，将由于这种隔绝而受害。此外，那种接受外来文化而又不能反过来提供任何文化给对方的国家，和那种企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又不能反过来接受对方的任何文化的国家，都将因为缺乏这种相互交流而受害。”在我们思索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时，这些话是值得品味的。

艾略特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中，曾提到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C.道森对他的影响。确实，他与道森（其主要著作《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译本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本丛书出版）的思想，至少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性源泉，西方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有这么一个一致的精神理想；第二，他们都认为，社会和文化内部的差异和对立因素造成的适当张力，会刺激文化发展，使之繁荣兴旺。关于第一点，我们既要注意到它在历史观上的反唯物主义性质，也可以由此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也不能离开某种精神理想，以之为自身的创造源泉。关于第二点，其中显然有某种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区、历史和社会环境差异极大的国家，在我们面对国内外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何光沪

1987年10月

前　　言

本书所收入的三篇讲演，作了某些修定和再次修定，系受伍德基金会资助，应剑桥大学柯普斯·克里斯蒂学院师生协会的邀请于1939年3月所作。我要对师生协会给与我的这种殊荣表示感谢。在准备将这三篇讲演稿付印时，我加了一些注释。

我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猜测，即目前用于讨论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的术语可能会使我们看不见当代文明的真正问题。鉴于我选择了这么大的一个题目，以下几页文字本身显然无关紧要，如果要使之能为人所用，就只能将其看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所发表的个人见解，这种讨论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必将耗费许多多人的心智。刻意创新可能会不得要领：本书至多只能是许多观点的原始组合，这些观点以前并不为我所有，任何人只要能用得上，也就成为他自己的财产了。我大大得益于同某些朋友进行的谈话，他们也被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所困扰。要写出这些朋友的尊姓大名，可能会产生一种后果，即把我自己的论述中所产生的失误归咎于他们，使他们去担负本来不该由他们担负的责任。我也得益于几本新近出版的书，例

如：克里斯托弗·道森^①先生的《超越政治》(Beyond Politics)、米德尔顿·默里^②先生的《领导的代价》(The Price of Leadership)以及尊敬的V.A.德曼特牧师的著作（他最近写成出版的《宗教前景》[Religious Prospect]一书我未及加以采用）。我还得益于雅克·马里坦^③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完整的人道主义》(Humanisme integral)一书。

我深信读者从一开始就能体会到，本书并不恳求他们相信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复兴”。对这个任务我是力不从心的，而且这个术语对我来说，似乎暗示着我所不能接受的或者我认为就我们当前的困难来说是不该接受的那种可能出现的宗教感情同宗教思想的分离。最近一位匿名作者在1939年7月13日出版的《新英语周刊》(The New English Weekly)上写道：

在每一个社会里，人们都依赖（某种）精神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无疑也依赖经济活动为生。众所公认的是，在不同的时期，他们主要是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作为社会的真正结合剂的上述三种东西之一上。但是，他们任何时候也不曾排斥另外的两种东西，原因是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①克里斯托弗·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英国思想家、作家、宗教和文化哲学家。他的主要兴趣在文化哲学，尤其是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其所著《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本丛书出版——编者)通过追溯西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宗教是文化的关键和推动力的思想。
——译者

②米德尔顿·默里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新闻记者，评论家。一生著有40部书和大量新闻作品，贯穿对社会、政治和宗教等问题的明确观点。
——译者

③雅克·马里坦 (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法国天主教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其思想体系以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托马斯主义为基础。
——译者

就其上下文而言，这段话作了一个重要的、颇有价值的区分。但是，读者应该清楚，我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分割开来看待的精神制度，而是各种价值的有机组合，以及宗教思想的这样一种趋向，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批判。

目 录

前言	(1)
什么是基督教社会	
第一章	(3)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4)
第四章	(43)
注释	(50)
附记	(69)
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	
前言	(81)
导论	(83)
第一章 “文化”的三种含义	(92)
第二章 阶级和精英	(108)
第三章 统一性与多样性：地区	(125)
第四章 统一性与多样性：教派和崇拜	(144)
第五章 关于文化与政治的札记	(162)
第六章 关于教育与文化的札记及结论	(175)
附录 欧洲文化的统一	(192)

什么是基督教社会



第一章

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我们目前的困难总得认真对付；但是，我们永远都会有的困难，也就是我们每时每刻所面临的困难。如果希望解脱充斥着我们头脑的那些最直接的烦恼，我下文所关心的就是我确信现在就应予以重视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故而十分紧迫，正因其紧迫，以致像我这样的人也力图来谈论这个通常对我来说是力所不及的问题，而公众可能更乐意去阅读我阐述其他问题的文章。如果我能在几个领域里的任何一个之中成为一个颇有造诣的专家，则无疑能把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得多。但我的这篇文章并非为专家而写，而是为像我一样的人写的；某些不足之处可能会因某些长处而得到补偿。因为判断一个人，无论其是否专家，不该根据其专门的知识，而应根据其对人类所作的思考、体验以及观察的总和。